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政论 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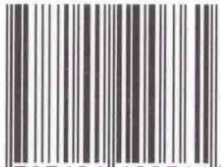
孙启治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10076-1



9 787101 100761 >

定价：21.00元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孙启治◎译注

论
言
政
昌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论 昌言/孙启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7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10076-1

I. 政… II. 孙… III. ①政论-中国-东汉时代②《政论》-译文③政治思想-中国-东汉时代④《昌言》-译文
IV. ①D691②D092.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6523 号

-
- 书 名 政论 昌言
译 注 者 孙启治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5}{8}$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076-1
定 价 21.00 元
-

《政论》、《昌言》译注说明

这个译注本是根据中华书局2012年6月初印本《政论校注》、《昌言校注》(以下省称校注本)写成的,但个别地方做了修正和补充。

校注本的正文采用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严氏辑本主要根据《群书治要》、《后汉书》,并据唐、宋类书等的引文做了校补。译注本只注明辑文的主要来源,严氏校补的详情参看校注本。校注本对严辑原文的错字未加改正,仅在注中指出;译注本作为经典普及读物,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所以原文的错字都直接改正(限于有版本依据的),并在注中加以说明。

校注本原有的附录,译注本除了崔寔、仲长统的两篇传记予以保留并加译文外,其余佚文部分和历代评议部分都不收入。但个别佚文有助说明的,在《前言》中引述。

由于本书是辑本,各篇绝大多数没有篇名,为了便于称引,两书“阙题”的各篇前标注“阙题一”、“阙题二”等,每篇各段标注1、2等序号。由于《政论》全书皆无篇名,所以称引统一用“X·X”形式,如1·1即该书《阙题一》篇第一段,6·4即该书《阙题六》篇第四段,余类推。《昌言》有的有篇名,称引形式为“篇名·序号”,没有篇名的称引形式同《政论》。

本书注释尽量做到通俗化,对字义和词汇直接用现代汉语解释,不

注明解释的依据(这些依据可参看校注本)。但个别字的原来意义和引申意义差别比较大,为避免读者困惑,则适当加以说明。同一个字或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解释,这是因为同现代汉语一样,古汉语中许多字和词是多义的,具体词义要根据上下文决定。对于某些古文献中的专有名词,如职官、制度名称等,译文如果难用恰当的现代汉语表达,仍照原文,则在注中解释。关于虚词,如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之类,是古汉语句子中最活跃的成分,掌握其用法对阅读古汉语至关重要,而它们在句子中起的作用,往往通过译文也难以看清楚,所以注释中也有选择地对一些虚词的用法和在句中的作用加以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古汉语,读者如嫌繁琐,可以忽略这部分不看。为省去读者翻检之劳,本书对较简单的字义解释一般采取重见重注,个别则用“参见”、“参看”某注。注释对一些不易掌握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汉语拼音。注意,这些注音只是现代读音,方便读者阅读而已,不是古代读音,不能作为研究古汉语文字同音假借关系的依据。有些字不需注音,但因声调不同而意思有别,对这类字可能有个别的不易区别音义,则注明声调。

关于译文,本书按体例要求以直译为主,但不完全排除意译。直译不同于死译。不顾古今汉语表达方式的差别,机械地用现代汉语模仿、套用古汉语的语法和句型,弄得不今不古,就是死译。用现代汉语的文字和句型,把古汉语原文照实表达出来,对于可省略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省,可补充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补,就是直译。直译做得过头了,就近乎死译。译者根据对古汉语原文的理解,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意译。意译如果做得自由些,往往等于转述大意。死译当然不可取。直译虽“忠实”于原文,但译文不可避免有生硬不流畅之处。意译虽流畅,但不能“忠实”于原文。翻译古文都会遇到这个矛盾(据著者体会,外文翻译工作的矛盾也是如此),不可能做到纯粹的直译而不掺入意译。对同一篇古文,不同的译者即使理解相同,译文也一定有差异,主要就因为各自对直译和意译掌握分寸不同,更不用说对

原文理解有所不同了。本书的译文,只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辅助手段,绝对不能代替原文。建议读者先通过注释阅读原文,然后再对照译文,加深理解。这样,比直接看译文去理解原文效果要好,因为注释的部分内容是译文无法表达的。

辑本的文字,大都是从前人书中节录的片断辑出来的,有些还经编者补缀成篇,所以辑本文字显然不及所佚失的原书通顺,有时上下文还缺乏连贯性。而本书译文又以直译为主,所以不少补充说明都在注释中交代,不能通过译文来表达。著者从未做过古汉语文献的通俗化整理工作,尤其对于古文翻译,不熟悉这方面的技巧和规律,所以译文难免有生硬之处,有待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提高。

孙启治

2013年8月

目录

《政论》、《昌言》译注说明	1
《政论》	1
前言	3
阙题一	11
阙题二	29
阙题三	43
阙题四	58
阙题五	64
阙题六	72
阙题七	92
阙题八	104
阙题九	112
附录 崔寔传	121
《昌言》	125
前言	127
理乱篇	139
损益篇	158
法诫篇	191

阙题一	207
阙题二	217
阙题三	220
阙题四	226
阙题五	234
阙题六	245
阙题七	257
阙题八	267
阙题九	274
附篇一	285
附篇二	290
附录 《仲长统传》	294

政 论

前言

中国历史上各个君主制的朝代，无论曾经有怎样辉煌过去，到了晚期，无一不是朝政腐朽，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弄得民不聊生。在历朝的末世中，有头脑、有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甘心无原则地随俗，所以总要出来说话，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传统。所以，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历代针砭时弊的书籍和文章。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一名《正论》）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只有清朝人的辑本，看不到全帙了。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按，自《群书治要》以下，历代各书引《政论》都称崔寔，不称崔台。但称他的字则多为崔元始，少称崔子真。元始是一名台的字，未详何以称名与字互不相应），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生年不详。根据《后汉书》他的传记，他在桓帝即位之初年即建和元年（147）入朝为郎官，此后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病故。二十多年中他当过议郎、大将军梁冀府军司马，入东观（东汉皇家藏书处）参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与撰写《东观汉记》。大概在永寿二年(156)至延熹元年(158)间出朝任五原郡守,复召入朝任议郎,勘定五经,后因梁冀被汉桓帝诛杀,他受到牵连,有几年被禁止做官。延熹四年(161)被司空黄琼举荐再出朝任辽东郡守,因母逝居家服丧,实未到任,复召入朝任尚书。从朝廷到边郡,再从边郡到朝廷,反复上下了两次。崔寔当朝官时没有什么作为,在那种朝廷,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校经撰史而已。在地方当五原太守时,倒是做了两件利国利民的事。一是五原是个荒远边郡(在今内蒙古包头西),极贫苦,老百姓不会织布,冬天猬缩在草堆中御寒,他看到了心酸,便卖掉一些日常备用什物换钱,请来工匠制作纺车织机,教民纺织。二是当时鲜卑、匈奴等北方游牧部族掠夺边境,边民一年到头疲于奔命,他在五原整治兵马,严加防御,游牧部族不敢轻易来犯,抵抗外族入侵的政绩,常在各边郡中名列前茅。

东汉到了桓、灵二帝之际,也就进入如“滚雪球”般地朝着“改朝换代”结局奔去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了。朝政腐朽,吏治腐败,百姓腐心:上则阉党、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中则百官上下比周营私,贪索无厌;下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崔寔既做过京官,又治理过边郡,对于朝政和民情都熟悉,这上下内外一对比,自然看出官场的种种积弊和百姓苦境的令人酸鼻。他的《政论》一些片段主要还保存在《群书治要》中,严可均说:“《治要》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这样看来,这个《政论》辑本基本能反映崔寔的思想。

在辑本的阙题一、二两篇中,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1·3),当时是这么一个政策混乱玩忽、上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的局面。他以为这是“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2·3)的结果,而继位的君主又“习乱安危,逸不自睹”(1·1)。对此,崔寔提出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当时情况,已经不能专一效法上古时代五帝三王实行“德教”,“故

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2·1)，即兼用法治，以重赏深罚、公布法令来约束管制臣民。崔寔并没有否定儒家的“仁政”，但他以为，治理乱世和治世的方法不一样。他说：“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2·3)所以他说，面对乱世，岂能一定效法尧、舜，然后国家才得治理？所期待于人主的，是采取措施填补漏洞，纠正偏差，因时制宜，总之且做皇帝所能做的，图个世道安宁就行，别指望效法尧、舜了。

《政论》不仅在当时，在后世也引起反响。崔寔所说“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引起历代人不少争议，同意与不同意的都有。其实从这些争议的背后可以看出，焦点不在对乱世该不该用严刑峻法，而是他的话实际是在说：靠道德教化根本不能治理乱世。宋司马光说：“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三)清王夫之说：“寔乃曰‘德教除残，犹以梁肉治疾’，岂知道者之言乎？”(《读通鉴论》卷八)但同时问题也就来了，能不能在乱世中推广道德教化，并取得效果？我们看，崔寔谈到官失信于民的事，说官府对待老百姓很不讲道理，比如王室雇用工匠，先是引诱他们来干活，等东西做完了却不给工钱。过了几年这才发下十分之三的工钱，还把官里一些破烂东西折价当成工钱给老百姓。这些破烂东西，百姓不能修又不能用，卖也没人要。后来老百姓就有了戒惧心，到处逃窜不肯应官府招募。于是官府干脆把老百姓抓来，强逼他们干活。老百姓心里不乐意，自然就弄虚作假，消极怠工，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质量低劣不耐用，反倒浪费了许多财物(见4·1)。崔寔认为上行下效，这就是身教。老百姓对官府的“身教”已经失去信任，“德教”的基础还存在吗？谁信你的“德”，听你的“教”？实在说来，在这个君主昏聩、百官营私、风俗败坏、百姓怨声载道，而上下又互不信任的政局中，想要搞道德教化可行么？在当时，崔寔以及“崔寔”们，皇帝以及贪官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德

教”是一句空话。不同的是,许多人言不由衷,嘴上仍然喊着空话。崔寔说他们“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简忽所见”,“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1·4),都是些拘泥于祖宗成法,无视目睹的事实,不知应变,为了保全自己禄位的人。崔寔认为,就是已经办成的事都不能同这些人保持下去,更谈不上同他们一起谋划革新了。所以非得严明法度以整治各种弊病,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从而“逼”上上下下的人去做该做的事,都不敢犯禁,才能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从上面所举官失信于民的例子看,崔寔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是有具体了解的。在《阙题五》中,他指出当时监督和制作兵器的官吏、工匠私挪扣减公款、盗料省工,以至于铠甲不能穿,兵器不合用,边境的老百姓为了抵抗外侵,都自己打造兵器,而不肯用官方偷工减料的兵器。为此他提出要恢复旧有的开支,免除所得税,让官吏、工匠有利可图,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公布精工细做的规定,严防弄虚作假,所有器物都刻上工匠姓名,器物一旦不合格,严加追究处罚。这样,既有利可图,又能严法管理。他实际已看出,只要有一条做不到,而光靠“教育”,在当时情况下解决不了任何弊端问题。在《阙题七》中,崔寔说到基层官吏的俸钱太薄少,造成受贿和渎职问题。他算了笔账,一个县令的月俸,除去日用开支和支付给仆从的工钱,剩下的只够供应马料,哪有余钱供四季衣被、祭祖和应酬宾客等之需?更谈不上接养父母妻子了。他说,那些治理地方百姓、审理案子、掌管库房的,就是这班基层官吏,如今他们连父母妻子都养不起,眼看亲人将挨冻受饿,“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7·2),自然就会发生受贿枉法、监守自盗。所以他提出一方面提高官吏的俸禄,使他们有足够的钱养家,一方面加重对贪污受贿的惩罚。这样,官吏既能养家,没有内顾之忧,在外做官又不敢贪污触犯严法,则百姓可少被侵犯。以上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正体现了崔寔严明法度、奖

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的观点。

东汉末期，靠兼并土地发展的豪族地主大庄园经济日益壮大，庄园规模之大，几乎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体，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堕入佃农、农奴和流浪失业民的苦海中，促成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后汉书·桓帝纪》就记载，元嘉元年(151)到永寿元年(155)几年之间，反复闹饥荒，出现人食人惨事。而另一个世界呢？豪族地主花天酒地，灯火楼台，笙歌院落，其奢侈糜烂，用崔寔的话说，就是“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3·1)，已经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了。贫富极度分化产生的弊病，除了使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陷入水火，也使豪族日益富裕而造成极度奢侈的社会风气。崔寔看到奢侈风气造成国家“三患”。当时富豪之家奢侈无度，生活规格等同王侯，破坏了国家的等级制度，而法令松懈，根本无法杜绝这种逾越制度的奢侈风气。这是祸患之一(见3·2)。社会崇尚奢侈，造成华丽而无实用的东西价贵，而本务农业被轻视，农桑勤苦而利薄，工商暇逸而利厚，所以农夫放弃耕地，织女放弃织布，都去从事雕刻刺绣。不种地就没有年成，结果“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廩空而囹圄实”(3·3)。这是祸患之二。侈费厚葬是当时侈靡风气的一个极端的表现，豪族地主生则享尽人间富贵，死也要大出鬼界风头，奢侈僭越，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风气下，人人都羡慕如此风光的场面，弄得攀比成风，一般人家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把亲人丧事办得风光些，好在人前出出风头。于是宁可减省老亲在世时的赡养，不顾其饥寒，也要预先置办送丧之物，但求死后风光出丧的虚名，结果弄得倾家荡产，最终迫于穷困而为盗贼，身陷刑狱，反遭大辱(3·4)。崔寔说，因为这种追求侈费厚葬风气，促使当官的枉法敛财，百姓为出风头而甘冒犯罪之险，“俗之败坏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他认为，要解决奢侈的社会祸患，仅仅就旧有的框架“修旧修故，而无匡改”(3·5)，就是尧、舜还在世，也没办法治理混乱的局面。必须整顿制度，严明法令，“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3·5)。

崔寔一面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以改革政治，同时提醒要注重用人。他说自从尧、舜、商汤、周武王以来，历代贤明的君王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而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没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见1·1）。《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引《政论》佚文也说：“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要用贤就要能识别人，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僚所抵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而反被后世的人所思念（见1·4、1·5）。所以在《阙题六》中，崔寔提出要关心地方官吏，使之安心工作，稳定他们的职务，不能要求其速见政绩。他说县官任职一久，与朝廷之间就互相熟悉，上下无所隐瞒实情，而且能安心做事，做长远打算，不敷衍了事（见6·1）。而当时任用官吏急功近利，县官上任三个多月，如果政事不见改观，上司便已看不顺眼，一年之内没变化，便罢官走人（见6·3），任用和罢免官吏像云变波翻那样变化无常，杂乱无章（见6·8）。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官吏无法踏实地做事，转而急于取得政绩。崔寔说：“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6·4）所以朝廷得不到温和善良的官吏可用，民众得不到宽厚仁惠的德政，那么百姓的性命就交到残害人的官吏手上，他们哀号的怨声也都归罪于君主了（见6·4）。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朝廷虽表面上也下诏安抚百姓，但诏令对那些为保住官帽，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的官吏，根本不起作用。《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政论》佚文说：“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郡诏，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崔寔说，像汉代前朝的贤能官吏，如黄霸、召信臣等，都是治郡理事十多年才取得良好政绩（见6·4），所以他认为必须普遍改变当时任用官吏的办法，稳定基层官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6·6）。

史称崔寔“少沉静”，即头脑冷静而善思考；又说他“吏才有余”，即办公事干练；他当过朝官，又做过地方官，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崔

寔绝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空言议论的书生，又不像王符那样终身不仕，他的仕宦经历足以让他对当时朝廷和百姓的问题有深度了解。所以，虽然《政论》已非全帙，但就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部分说，都是那时社会上层与下层种种问题真实情况的反映。就这一点讲，《政论》也是研究东汉历史的可信资料之一。崔寔在五原做官，卖东西换钱，解决百姓冬寒问题，又整顿兵马，抵抗外族入侵。他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郡当官，正是搜刮民财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却愈做官愈穷，乃至死后家中空空荡荡，家人无力办丧事，还是朝中同僚帮忙安葬（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从这可看出，崔寔所说的法治，是为了革除政弊，绝不是针对百姓施行严刑酷法，压制他们以维持现状稳定。他在《阙题九》中提出移民开垦，调整人口与耕地比例不平衡，也是为了解决失业流民的生计问题。那么，针对社会上下种种弊病，崔寔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真的就是能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吗？非也。在一个人治社会，是不可能实行法治的，不管纸上公布多少法律条文。在人治社会，任何法律的施行都不是依靠制度，执法只能是人为的行为，而且没有有效的制度来监督执法。在《阙题六》中，崔寔说，县官有的奉法廉洁，不肯讨好当权者，与上司没有各种礼节交往，不送私礼，那么州、郡长官便都侧目怒视，认为他亏欠了自己，便让文案官吏捏造罪状，诬蔑他全家，抓捕他的妻儿老小问罪，结果那县官只得自行辞官而去。不向上司行贿，就被看成对上司有所“亏欠”，可见当时官场贿赂成风，不屑为的人反倒成了不正常的“另类”。自然，这个贿赂成风的官场也就是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官场。要想在这个官场立足，就非得行贿讨好，甚至枉法以求自容，那还能依法办事么？严法，恐怕只能“严”到老百姓头上，改变不了官场的腐败格局和地方豪族的作威作福。王夫之说“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读通鉴论》卷八），这话虽是针对崔寔说的，其实也是崔寔的本意。正是因为他想要“严以治吏”，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主张终究是不可实现的。崔寔晚年大概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死前几年，朝廷再度召

他入朝拜尚书，他托病不管事，几个月就免官不干了（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他失望，认为朝政搞不好了。

崔寔虽然比当时那班为保全禄位和私利，反对革新，只求保持现状的腐朽官僚要清醒，看出这辆承载“国运”的马车破得快散架了，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终究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王朝。因为他同所有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尽管不满朝政，洞彻政弊所在，但只能站在维护朝廷的立场上说话，拿不出可以做得到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个朝廷早已病入膏肓，除了等着灭亡，无药可救。

阙题一

【题解】

本篇由严可均辑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五。

崔寔此文写于汉桓帝即位初期，他本人也刚入朝当官，对桓帝朝廷抱有希望，提出了革除政弊的主张。崔寔认为，看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不能光凭年成来决定，还要看社会风俗如何。如果风俗败坏，就说明国家治理得不好，那么即使表面经济富裕，内里还是会出问题。就像一个人外表肌肤康和而内里则脉象不顺一样，终究是有病的。他认为，国家所以不治理，往往因在位的君主享太平日久，政治与社会渐渐败坏而不醒悟、不改变，早已习惯了乱糟糟的局面。崔寔比喻说，保守的君主承袭了腐败的政局，那就像乘着辆破车上路，如果车子不加修治，则必然折断裂散。自汉王朝建立到桓帝即位已经三百五十多年，当时“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是这么一个朝廷政策浊乱，人们奸诈虚伪，上下怠慢，风气败坏的局面。崔寔认为，革除政弊以拯救时世，并不是要求君主遵奉尧舜之道，创建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那是做不到的。所期待于君主的，就是填补制度的漏洞，纠正政策的偏差，按实情办事，总之做君主所能做到的，图个世道安宁就行。他的意思是，改革要务实，有针对性，注重当前的急务，别好高骛远，空谈尧舜的理想世界，而实际却什么也做不成。在本篇中崔寔还说，君主欲治国，

必须依赖贤明达理的臣子辅佐他。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僚所抵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事后反被后世的人思念。这种毛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提醒君主主要特别注意。

1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①，皆赖明哲之佐^②，博物之臣^③。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④，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⑤。及继体之君^⑥，欲立中兴之功者^⑦，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⑧？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⑨，俗渐弊而不寤^⑩，政寢衰而不改^⑪，习乱安危^⑫，逸不自睹^⑬。或荒耽嗜欲^⑭，不恤万机^⑮；或耳蔽箴海^⑯，厌伪忽真^⑰；或犹豫歧路^⑱，莫适所从^⑲；或见信之佐^⑳，括囊守禄^㉑；或疏远之臣^㉒，言以贱废^㉓。是以王纲纵弛于上^㉔，智士郁伊于下^㉕，悲夫^㉖！

【注释】

- ①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自，此为介词，表示时间范围，意思是“自从……以来”。尧、舜、汤、武都是传说中的“圣君”。尧、舜，都是传说中上古时代“五帝”之一，其实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长。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商，在古籍中多称殷，是因为商王盘庚后来迁都到殷。下文“昔盘庚愍殷”，殷即商。武，周武王，文王子，姬姓，名发，灭商，是周朝的开国之君。
- ②赖：依靠。明哲：明智。哲，智慧。佐：辅佐。这里指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人。
- ③博物：博学。博，通晓。物，事物。
- ④皋陶(gāo yáo)陈谟：皋陶是传说中的舜的大臣，掌管刑法。相传他作有《皋陶谟》，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大禹和皋陶关

于以德治国的对话，皋陶提出“九德”，作为人的道德基本准则。第二部分是大舜和大禹的对话，主要讨论治国安民的道理，君臣的职责和要求等。第三部分叙述丹朱的罪过，大禹的功绩，三苗的问题，以及对祭祀歌舞场面的生动描述。现仍保存在今本《尚书》中。陈谟，即指作《皋陶谟》。陈，陈献。谟，谋划。唐、虞：指尧、舜时代。唐，尧号。虞，舜号。以兴：因此而兴旺。以，介词，因此，由此。

- ⑤伊、箕作训：伊尹与箕子作《伊训》和《洪范》。伊，伊尹，商代早期商王太甲的大臣。相传商王太甲暴虐无道，伊尹把他流放了，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就重新把政权交还给他。伊尹作过一篇训诫教导太甲，即《伊训》。《伊训》已经佚失，今本《尚书》的《伊训》是后人伪作。箕，箕子，商代末期商王纣的大臣，也是纣的“诸父（伯或叔）”。周武王灭商后，相传曾询问箕子有关顺天道治国的事，箕子作《洪范》答复。《洪范》仍保存在今本《尚书》中。训，训导，教诲。用：介词，由此。隆：昌盛。
- ⑥及：及至，到了。继体：继位。体，指帝王传承的体系。
- ⑦中兴：指国家衰落后重新振兴，即复兴。中，中途。
- ⑧曷尝：怎会，哪有。曷，同“何”。
- ⑨世主：在位的君主。世，当世，当今。承平：本义指继位者承袭上代的太平世道，也指太平之世。这里指享受太平。
- ⑩渐弊：逐渐败坏。寤：通“悟”。醒悟。
- ⑪寢衰：渐渐衰朽。寢，同“浸”。由浸泡、浸透引申为渐渐、逐步。
- ⑫习乱安危：习、安义同，都表示习惯于某种环境或事物。
- ⑬逸：安逸。不自睹：看不到自己的处境。
- ⑭或：与下面四个“或”一起用，都是连词，表示列举。荒耽：迷溺，沉醉。
- ⑮恤：顾念。万机：语出《尚书·皋陶谟》“一日二日万几”，意即每

日万种繁多琐碎的事，后用“万几”指君王的每日政务。机，通“几(jī)”。细微。

- ①⑥耳蔽：听不进。蔽，遮挡。箴诲：箴，告诫，规劝。诲，教导。
- ①⑦厌伪：满足于虚假。厌，饱，引申为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后来写作“饜”。忽真：不在意实情。忽，轻视。
- ①⑧岐路：岔道。岐，同“歧”。
- ①⑨莫适所从：即“无所适从”，不知何去何从。在岔道口犹豫不决，不知走哪条路，比喻遇事无法做出决断。
- ②⑩见信之佐：受君主信任的辅政大臣。见，用在动词前面，可以表示动词的被动语态，被，受到。
- ②⑪括囊：比喻闭嘴不说话。语出《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束扎。依照唐孔颖达的解释，就是扎紧袋口，比喻隐藏内心想法。这样，不说话既不得罪人，也不表现自己，所以“无咎(过失)”也“无誉”。守禄：保住俸禄，多指拿俸禄而无所作为。
- ②⑫疏远之臣：被君主冷落的臣子。疏远，指感情上不亲近。
- ②⑬言以贱废：言论因人受君主轻视而不被采用。贱，轻视。废，抛弃。
- ②⑭王纲：王的纲纪，指国家法度。纵弛：松散。这里指法度削弱。纵，释放。弛，松懈。
- ②⑮智士：指有见识的人。郁伊：也写作“郁抑”、“郁邑”、“郁悒”，郁闷，忧郁。
- ②⑯悲夫(fū)：夫，用法同“乎”。

【译文】

自尧、舜二帝，汤、武二王以来，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所以皋陶献谋划而唐、虞由此兴旺，伊尹、箕子作训诫而商、周由此昌盛。到了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呢？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常因在位的君主享太平日久，风俗渐渐败坏而不醒悟，政事渐渐腐朽而不改革，习惯了混乱和危难，安

处其中而不见自己的处境。或者沉溺于嗜欲，不顾念政务；或者听不进告诫劝诲，满足于假话而不在意真相；或者在岔道口徘徊，不知所从；或者受君主信任的大臣，为保禄位而闭口不说话；或者受君主冷落的臣子，因被轻视而言论不予采用。所以上面国家法度削弱，下面有识之士郁闷，这真可悲！

2 且守文之君^①，继陵迟之绪^②，譬诸乘弊车矣^③。当求巧工使辑治之^④，折则接之^⑤，缓则楔之^⑤，补琢换易^⑥，可复为新，新新不已^⑦，用之无穷^⑧。若遂不治^⑨，因而乘之^⑩，催拉捌裂^⑪，亦无可奈何矣。若武丁之获傅说^⑫，宣王之得申、甫^⑬，是则其巧工也^⑭。今朝廷以圣哲之姿^⑮，龙飞天衢^⑯，大臣辅政，将成断金^⑰，诚宜有以满天下之望^⑱，称兆民之心^⑲。年谷丰稔，风俗未乂^⑳。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㉑，年谷如其肌肤^㉒，肌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㉓。《书》曰“虽休勿休”^㉔，况不休而可休乎？

【注释】

- ①守文：指承守旧制度不改。即因循守旧。文，礼法制度。
- ②继：继承。陵迟之绪：指上代留下的腐败政局。陵迟，衰败。绪，事业。
- ③譬诸：比之于，比如。诸，“之于”的合音字。弊：破损。
- ④巧工：巧匠。辑治：修理。之：指上面那辆破车。
- ⑤折则接之，缓则楔之：把断的地方接好，松的地方楔牢。楔，楔子，用于打进木器松动缝隙中的竹、木片。这里作动词用，即打楔子加固。接之、楔之，两“之”字分别指车子折断、松缓的地方。
- ⑥补琢换易：指换旧易新。补，补上新的。琢，通“斲”。砍削，去掉

损坏的。

- ⑦新新不已：即不断更新。新新，新之又新。已，停止。
- ⑧穷：竭尽，到头。
- ⑨遂：终究。
- ⑩因：就着。之：指破车。
- ⑪摧拉：催、拉都是摧折、折断的意思。拉，本义是折断（见汉许慎《说文解字》），作牵拉、拉扯解，是唐宋以后才有的意义。捌（bā）裂：破裂。捌，破。在这个意义上，“捌”也写作“扒”。
- ⑫武丁之获傅说：相传商王武丁梦到一个名“说”的贤人，让人到野外去找，结果在傅岩那地方找到，故名傅说，武丁立他为相，国家得以治理好，见《史记·殷本纪》等。获，得到。
- ⑬宣王之得申、甫：申，申伯。甫，仲山甫。二人都是周宣王的贤臣。申伯，据《诗·大雅·嵩高》载，是周宣王“元舅”，宣王将他封于谢，有辅佐周室、镇抚南方诸侯的功劳。仲山甫，又作“仲山父”，又称“樊穆仲”、“樊仲山父”，谥“穆仲”，周宣王卿士。《诗·大雅·烝民》颂扬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
- ⑭是则其巧工：商武丁和周宣王分别得到傅说和申伯、仲山甫，都曾使衰落的国家一度振兴，如同得到巧匠修理破车，意即傅说等三人是二位君王的治国“巧匠”。
- ⑮朝廷：代指当今的君主。这里指汉桓（huán）帝刘志（147—167年在位）。圣哲：贤明。姿：通“资”。资材，稟性。
- ⑯龙飞天衢：指皇帝即位。古称天子为龙。天衢，指京都。东汉京城在洛阳。
- ⑰断金：形容协力同心。来源于《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意思是二人同心则势不可挡，如利刃能截断坚硬金属。
- ⑱诚：确实。宜：应当。有以：具有……的条件。即有办法，可以。

⑲称(chèn):符合。兆民:天子之民称“兆民”,即百姓。兆,众多。

⑳年谷丰稔(rěn),风俗未乂(yì):年成丰收了,风俗却未治理。年谷,一年收入的谷物,即年成。丰稔,丰熟。稔,谷物成熟。乂,治理。按,清严可均说,这两句话的前后可能有脱文。这两句和上文语气不衔接,因为篇文是节录的,可能有删节的地方,但这两句和下文意思是连贯的。

㉑夫(f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国家的治理情况,可以从风俗的好坏看出是否有问题,所以这里把风俗比喻作国家治理的脉象,就像从人的脉象可诊断出身体情况一样。夫,助词,用于句首,表示说话的开端,没有具体意义。脉诊,中医按人的脉搏诊病,根据脉搏的变化即脉象来判断病情,“脉诊”即脉搏变化的诊断,就是脉象。

㉒年谷如其肌肤:国家治理得不好,年成再怎么丰收还是会出问题,因而不能光从年成丰收或歉收这个表面情况去看一个国家。所以这里把年成比喻为“肌肤”,就像人一样,外表看上去康和,内里脉象不顺,还是有病。肌肤,严可均辑本原作“肥肤”,宋本《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引作“肌肤”,今据改。

㉓休:美,善。

㉔《书》曰“虽休勿休”:见《尚书·吕刑》。据唐孔颖达解释,意思是事情做得虽被人称好,自己不要以为好,即不满足。

【译文】

况且因循守旧的君主,继承了衰败的事业,就像乘着一辆破车上路。应当找巧匠使他修治车子,把断的地方接好,松的地方楔牢,补新换旧,车子又可变新,如此不断更新,车子就可一直用下去。如果最终不加修治,就着破车乘用,那么车子折断散裂,也就无可奈何了。像武丁得到傅说,宣王得到申伯和仲山甫,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巧匠。当今主上以贤明的资材,即位为天子,有大臣辅佐,将形成同心协力的局面,确

实应该可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符合百姓心愿。年成丰收了,风俗却未治理。风俗是国家的脉象,年成只是表面的肌肤,肌肤虽康和而脉象不顺,实在不足以算好。《尚书》上说“事情虽被人称好,自己不要以为好”,何况事情并不好而可以自以为好么?

3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①。政令垢玩^②,上下怠懈,风俗雕敝^③,人庶巧伪^④,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⑤。且济时拯世之术^⑥,岂必体尧蹈舜^⑦,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⑧,枝柱邪倾^⑨,随形裁割^⑩,取时君所能行^⑪,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⑫。故圣人执权^⑬,遭时定制^⑭,步骤之差^⑮,各有云施^⑯,不强人以不能^⑰,背所急而慕所闻也^⑱。

【注释】

- ①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自汉高祖即位(前206)至本初元年(146)质帝死桓帝即位,凡三百五十二年,说“三百五十余岁”,时间正当桓帝即位初期。
- ②政令:政策与法令。垢玩:混乱玩忽。垢,浊乱。玩,即玩忽之“玩”。
- ③雕敝:败坏。雕,通“凋”。凋伤。敝,破败。
- ④人庶:人们,人众。庶,众多。巧伪:奸诈虚伪。巧,欺诈。
- ⑤嚣(áo)然:哀愁的样子。嚣,通“警”。“嚣然”等于说“警警然”,指众口愁叹声,亦即哀愁、哀叹。咸:都。思:怀念。
- ⑥济时拯世:即拯救时世。济、拯,都是救恤的意思。术:方法。
- ⑦体尧蹈舜:效法尧舜。体、蹈,都是效法、遵从的意思。
- ⑧期:期待。补绽决坏:缝补决裂缺坏之处。此指填补制度的漏洞。补绽,复义词。绽,也是缝补的意思。《玉台新咏·艳歌

行》：“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吴兆宜注：“缝补其裂亦曰绽。”

⑨枝柱(zhǔ)邪倾：此指纠正政策的偏差。枝柱，支撑。枝，同“支”。柱，同“拄”。邪倾，倾斜，歪斜。邪，即后来的“斜”字。

⑩随形裁割：依从形状来裁割。即因事制宜。此指按实际情况办事。

⑪时君：当时的君主。

⑫要：总之。措：安置。斯世：当今天下。斯，此。

⑬执：掌握。权：权变，应变。

⑭遭：遇。时：时势。制：法度，制度。

⑮步骤：步是缓步、慢行；骤是奔跑、急行。步骤一缓一急，比喻处理事情的先后缓急。差(cī)：次第，次序。

⑯各有云施：各有所施。云，所。施，措施。

⑰不强(qiǎng)人以不能：不拿不能做的事强迫人去做。强，勉强，强迫。

⑱背：背弃，放弃。所急：所迫切要做的。即当务之急。慕：仰慕，向往。所闻：这里指古代有关盛世的传闻。

【译文】

从汉代兴立以来，至今三百五十多年了。政策法规混乱玩忽，上上下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百姓哀叹着都又怀念国家的振兴来挽救自己。况且拯救时世的方法，难道一定要效法尧舜，然后国家才得治理？如今期待的就是缝补破裂，扶正歪斜，采取当今君主所能做的办法，总之使天下置于安宁的处境就行了。所以圣人掌握灵活应变，随时势制定法度，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各有所措施，不强迫人去做不能做到的，放弃当务之急却去向往那些传闻的事。

4 昔孝武皇帝策书曰^①：“三代不同法^②，所由路殊^③，而建德一也^④。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

节礼^⑤，非其不同^⑥，所急异务也^⑦。”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⑧，中兴之主亦匡时失^⑨。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⑩；周穆有阙，甫侯正刑^⑪。然疾俗人拘文牵古^⑫，不达权制^⑬，奇玮所闻^⑭，简忽所见^⑮，策不见珍^⑯，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⑰，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⑱。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⑲，或下群臣令集议之^⑳，虽有可采，辄见掎夺^㉑。何者^㉒？其顽士暗于时权^㉓，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㉔，况可与虑始乎^㉕？心闪意舛^㉖，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㉗。其达者或矜名嫉能^㉘，耻善策不从己出^㉙，则舞笔奋辞^㉚，以破其义^㉛。寡不胜众^㉜，遂见屏弃^㉝。虽稷、契复存^㉞，由将困焉^㉟。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㊱，吊屈子以摅其幽愤者也^㊲。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㊳，况其余哉^㊴！况其余哉！

【注释】

- ①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下面所引是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六月下的诏书。孝武皇帝，即汉武帝。策书，应该作“诏书”。在汉代，“策书”专指皇帝下令任免官吏，与“诏书”指一般颁发命令有区别。译文作“诏书”。
- ②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法：法制。
- ③由：遵行。路殊：路径不同。
- ④建德：建立功业。德，功德。一：相同。
- ⑤盖孔子对叶（shè）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盖，助词，引起话头，没有具体意义。孔子应对楚叶公子高、鲁哀公、齐景公所说的话，见《韩非子·难三》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

曰：‘政在说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两句首本当都有“对”字，因为上面“对叶公以来远”已经有“对”字，所以下面这两句就省略了“对”字。叶公，春秋时楚国叶县的县令，此指叶公子高。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楚惠王八年（前481）白公胜作乱，劫持楚惠王，叶公高率兵平定白公之乱，身兼令尹、司马二职，待国家安定后交出职权，退休回叶地养老。叶，春秋时楚国城邑，在今河南叶县。来远，招徕远方百姓。古时人口少，招来人口可耕种荒废的土地。来，同“徕”。招来，使之来。哀公，鲁哀公，姓姬，名蒋，春秋时鲁国国君，前494—前467年在位。临民，治民。临，监视，治理。景公，齐景公，姜姓，吕氏，名杵臼，春秋时齐国国君，前547—前490年在位。节礼，节省礼节仪式，也即节省用度。

- ⑥非其不同：并非期待有所不同。其，通“期”。期待，期望。
- ⑦所急异务：各自所急于要做的是不同的事。
- ⑧受命之君：承受天命的君主，指开国之君。每辄（zhé）：经常，时常。辄，每每，常常。
- ⑨匡：匡正，纠正。时：指时政，当前的政务。
- ⑩昔盘庚愍（mǐn）殷，迁都易民：商代最初建都于亳，后来几度迁都。到了第十九代商王盘庚，因遇到天灾，据后人说是水灾，便率领商的臣民迁都到殷地（今河南安阳），所以商又称殷。盘庚迁殷事，见《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愍殷，指担忧商的臣民。愍，担忧。易、迁义同，即迁移的意思。
- ⑪周穆有阙（quē），甫侯正刑：周穆王刑罚过重，有过失，甫侯告知穆王，于是修正了刑罚，见《史记·周本纪》。有关刑罚的文告，今保存在《尚书·吕刑》篇中。周穆，指西周早期的周穆王，姬姓，名满，前976—前922年在位。阙，缺失，过失。甫侯，《尚书·吕

- 刑》篇作吕侯，穆王的大臣。正，修正。按，崔寔举盘庚、周穆王的例子，意在说明振兴国家的君主都能因时应变，纠正过失。
- ⑫疾：忧虑。俗人：指眼光短浅的平庸之人。拘文牵古：拘守古今成法。拘、牵义同，都是拘守、牵拘的意思。文，典法，指现有的规章制度。古，指古人的规章制度。
- ⑬达：通晓，明白。权制：即权时制宜，指衡量时势而应变。
- ⑭奇玮：夸大。玮，通“伟”。奇伟，本来是异常巨大的意思，引申为夸大。
- ⑮简忽：简慢忽略，轻视。
- ⑯珍：珍视，看重。
- ⑰夫(fú)人：那些人。夫，指示代词，那，那些。
- ⑱乌足：何足。乌，何。与论国家之大事：与，连词。这里“与”后面省略了“之”字。之，他们，指上面“既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的人。
- ⑲颇合圣听：意即甚合皇帝的意思。颇，相当地。听，考察，审察。
- ⑳或：有时。下群臣：指把上面提到的颇合圣意的言论下达给群臣。下，下达。
- ㉑掎(jǐ)夺：阻挠挫折。掎，牵掣，拖住。夺，削除，撤销。
- ㉒何者：为什么呢。设问之词，一般用于自己设问自己答。
- ㉓其：代词，那些。下文“其达者”之“其”义同。顽士：愚钝的人。顽，指头脑迟钝不灵敏。暗：不明白。时权：应该作“权时”，原文误写倒了。权时，权衡时宜，变通。
- ㉔殆：大概，几乎。乐成：对已成的事感到快乐，即守成。
- ㉕虑始：谋划事情的开始，即开创、创新。
- ㉖心闪意舛：心思禁乱不定，拿不定主意。闪，闪忽不定。舛，错乱。
- ㉗苟：苟且，敷衍。率由旧章：意即照老办法办事。率由，遵循。旧

章，旧有的规章制度。

- ⑳达者：明白事理的人。指明白皇帝下达给群臣商议的言论是可取之良策。达，通晓。矜(jīn)名嫉能：以名声自夸而妒忌他人才能。矜，自夸，自负。
- ㉑不从己出：不由自己提出来。
- ㉒舞笔奋辞：玩弄文辞而夸大其实。奋辞，逞辞。即放言、说大话。
- ㉓破其义：推翻那个议论。破，破除，驳斥。义，通“议”。指上文的“言事”之策。
- ㉔寡不胜众：议事出策的只一人，不是遇到愚昧者因循守旧，就是遭到妒忌者贬斥，所以说“寡不胜众”。
- ㉕遂：于是。屏(bìng)弃：废弃。屏，通“摒”。除去。
- ㉖虽：即使。稷、契(xiè)：相传都是有才能的贤臣。稷，即后稷，名弃，相传为舜时的农官。契，相传为舜时的司徒官，管理教化。复存：还在世。
- ㉗由：通“犹”。尚且。《政论》中“犹”字往往借用“由”字表达。困焉：受困，指对此没办法。
- ㉘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汉文帝时，贾谊为博士，升迁为太中大夫，他建议更改法令，遭大臣周勃、灌婴等诋毁，于是文帝不用贾谊的谋议。斯，这是。贾生，贾谊。排，排挤。绛，绛侯，周勃的爵号。灌，灌婴。周勃、灌婴都是追随刘邦起兵建立汉帝国的大功臣，也是剿灭诸吕、扶助文帝继位的大功臣，在朝中爵高位显。
- ㉙吊屈子以摅(shū)其幽愤：贾谊被贬黜到长沙，路过湘水，想到屈原忧国被谗而遭放逐，感叹自己的身世，就做《吊屈原赋》祭奠屈原，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吊，祭奠死者。屈子，屈原，楚国大夫，因受谗言遭到贬黜，怀怨投湘水而死。摅，抒发。幽愤，怨愤。
- ㉚患：弊病，指才能不被用之弊。